

【艺文类聚】

在“人智时代”展所看所想

□李秀珍

三月里，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从经十路乘公交车一路向东去往省美术馆。不过五六站的距离，我期待的展览却延迟了三个多月才去一饱眼福。这场轰动泉城的展览名为“人智时代”第三届济南国际双年展，于2024年12月16日隆重开幕。从多种媒介看到，开展的许多天里，参观者排队排到离美术馆入口数百米的经十路，观后皆赞不绝口。

在济南生活了很多年，常对从外地来济南特别是带着孩子来的亲友说，最好去省博物馆或者省美术馆看看。这些地方不仅看展览会大长见识，只进到里面，就能被建筑的雄伟壮美所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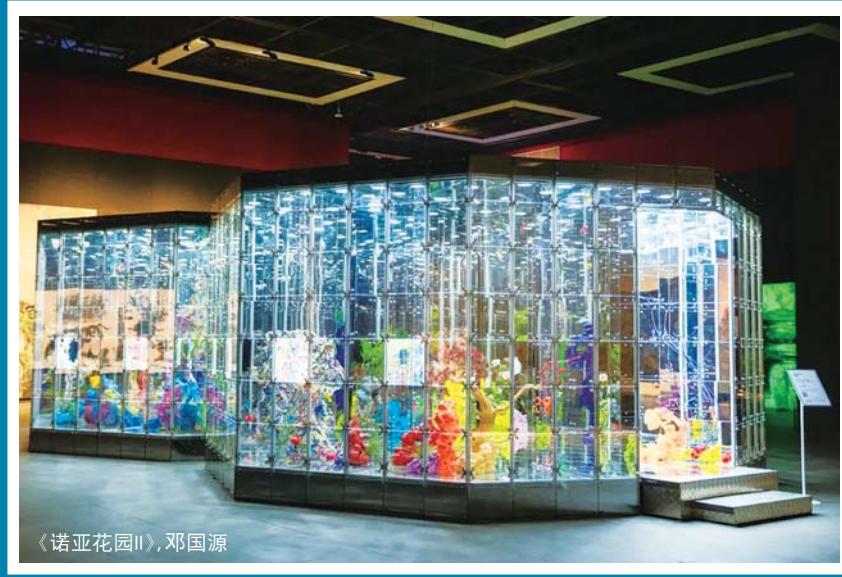
建筑本身就是艺术。

展览分别设在美术馆的一层和三、四层，转来转去了两个多小时，一双老腿有点精疲力竭，但不得不说，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非常值得一看。近二百件作品，都是国际视野下的艺术精品，“人智时代”即“人与智能时代”，恰应了当下最热最火的AI概念。正如人们所说，人工智能打破了人类思维的边界，正在成为人类想象的助燃剂，已经介入人类的生活，并且会继续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

对于新生事物，艺术家总是先行一步去想象去感知去表达，且是形象表达。一楼展厅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邓国源题为《诺亚花园II》的作品，晶莹剔透的玻璃房内是五彩缤纷的装置，有梅兰有竹菊有假山有草木，色彩斑斓造型奇特，观者小心地行走于玻璃镜面上，既可以用心地揣度艺术家的创作意旨，也可以脑洞大开自由想象和解读。漫步在三楼四楼的展厅，尽管一般观众对大多数作品“不解其中意”，但并不影响被一件件画面独特、装置奇异的作品震撼并受到启迪。韩国艺术家李承熙的《红竹记忆》，数十根竹竿矗立一隅，高高的，直直的，红中带白，远远地就把你的眼球吸引过去。凝视着，思考着，依然很难看出创作者要表达的主题。用手机扫一下旁边的二维码，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希望观者在看到其竹子作品时，能产生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觉，寻求时空与认知思维的融会贯通……一个题为《边界》的装置作品，作者用铁条缠绕起一个矩形笼子，笼内悬挂着一个倒置的三角形铁丝网兜，网兜里放置着很多鹅卵石。构思简单，寓意却深刻。

所有展览中占场地最大、最有特点的是武宁亚的《蜈蚣计划：人、虫、茧》，白色的四方形围板内是由1500件衣服、300双鞋子缠绕的巨大蜈蚣造型，围板外是一幅幅武宁亚先生身穿各种衣服鞋帽的大幅照片。通过介绍知道，作者欲“通过装置艺术与戏仿叙事策略，促使生活在消费社会的当代人进一步思考，应当如何看待过度消费”。

或漫不经心，或绞尽脑汁，看来去，我终于找到了那群转动的机械羊。这群特殊的羊，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因为我已经在视频中多次欣赏过这件作品，而今天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那只鲜活的小羊羔，因为喂养原因已被牵走，从墙上的显示屏可以观看作品的原貌。作者孙朗迪生于1999年，现在是中央美院在读研究生，大概是这届展览的最年轻参展者。这个帅气勤奋又才华横溢的小伙子已被誉为青年艺术家。报考“央美”时，他在油画和雕塑两专业之间选择了雕塑，有人以为，这是他面对油画家的父亲孙建平有“青出于蓝”难以“胜于蓝”的高山仰止，他却说，是因为喜欢，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应该用更新更多元的方式来表现当下生活和当代观念。



《诺亚花园II》，邓国源

达既是丰富的又是隐秘的，既是形象的又是朦胧的。

无想象不艺术，无出新不独到。当智商和情商为人们所了解和认同之后，“美商”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修养。特别是AI时代的到来，审美成为人类不可取代的特性，经常看看一些艺术活动，当是培养情商的一条路径。4月16日，这场展览就要谢幕，真的希望喜欢艺术的人们不要错过。周海宏先生还曾说：“为什么要学习艺术？很简单，为了幸福。”

新生代艺术家孙朗迪说的“别掉队，快跟上”，则是现实的提醒和艺术的表达。这便是我在“人智时代”展上我所看到和想到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媒体人)

在这群羊羔面前，我想留影做个纪念。正有三位青春美少女走过来，我便请其中的一位帮忙拍照。顺便问道：“你们是学生吗，哪个学校的？”“美术学院的。”“那你们一定看得懂。”“也看不懂。”“你们有什么感觉？”“想法新鲜，有创意，美。”此刻我想起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在一条小视频中所说：音乐何需懂？无需弄懂其表现了什么主题，有什么写作背景，只要你觉得好听就可以了。是啊，面对一幅幅艺术作品，不管是静止的画面，还是立体的装置，又或是声光电组合的影像，只要你感觉到了真善美，被作品触动并有所感悟，就达到了观展的目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的表

春天在“突围”

□亦远山

办公桌上的富贵竹又黄了一片叶子。

我望着那片发蔫的叶片，忽然意识到，它已经三个月没有挪过位置了，像一只被琥珀封印的远古昆虫。玻璃窗外，一株樱花正把花瓣撒向树下的迎春花，像一首明媚的协奏曲。

春天正在全城爆发，而我的工位是最后的“沦陷区”，突围始于一个樱花水杯。

那天晨会时，行政部的张姐突然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一大束明黄色的洋牡丹。所有人的目光立刻都被吸引过去——花朵被随意地插在广口玻璃杯里，却像阳光一般，照亮了整个办公室。这个信号让我意识到：在办公室制度与大自然法则的拉锯战中，春天往往无孔不入。

我开始实施“工位突围计划”。先是把冬天用的保温杯换成粉色的樱花杯，浅底色上印有粉色的樱花花瓣，杯身是奶茶杯的造型，像极了从店里刚买到的美味饮料。又淘来一份盆栽，是小小的针叶植物，松树的造型，上面被我用绿色笔端端正正地写着：“放青松”，谐音是放轻松。小小的隐喻，夹杂着只属于我自己的小确幸。

林姐的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枸杞。但上周三，我发现她换了原料：杯底沉着几朵晒干的茉莉，热开水一冲，一屋子都有淡淡的花香。财务部的小李更绝。

在办公室水培绣球花，那深深浅浅的紫色，治愈了我们被报表折磨出来的黑眼圈，抬头喘息的间隙，就连快退休的主任，神色都变得温柔。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三月中旬。公司要拍文化宣传片，要突出公司的活力与员工饱满的干劲，公司统一给每张办公桌采购了一盆绿萝，虽然增加了绿意，可似乎没有人特别在意。

第二天，有人给绿萝贴上了从咖啡外卖袋剪下的花朵和蝴蝶，有人用毛线勾了几个红彤彤的小果实挂在叶片上，更有把女儿的樱花发卡带来，别在绿色的枝头，煞是好看。

第三天，这场绿化运动演变成生态革命：晨会材料里开始夹杂着彩色的回形针；同事间的邮件开始带上彩色的表情符号；市场部新来的实习生甚至在办公室入口处插上了桃枝，我们都笑称她要走桃花运。

昨天暴雨，顶楼露台积水成洼。午休时有人发现水里游着几只蝌蚪，全公司立刻默契地封锁了消息。一些年轻的同事商讨着给蝌蚪们换水，防止阳光把水烤干。虽然没人说破，但大家都清楚：等它们变成青蛙那天，再放它们回到池塘……

玻璃幕墙外，樱花已谢了大半。但某个角落始终有新的生命在突围——人事部传真机吐出的纸张上，不知谁画了一株正在攀爬的常春藤。

□刘俊奇

从小在沂蒙山区长大，对山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三十多年前来到泉城工作时，便与城中的英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住在经十路纬一路，与英雄山近在咫尺。每当清晨五点钟左右，巍然肃穆的英雄山上便会响起阵阵苍劲雄浑的喊山声：“嗨——来——晚——喽——”随之，黑黝黝的山林中，便有同样欢快而悠长的声音回应着：“嗨——早——来——喽——”这声音，喊落了满天的星斗，喊灭了一串串街灯，喊开了千家万户的门窗，喊来了英雄山熙熙攘攘的人流。

我不知道英雄山的早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无论凌晨五点钟还是再早一点来到这里，总是能够看到北面的那片杨树林里，已经摆满了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这是属于那些远道而来者的。拾阶而上，总会迎着一帮帮有说有笑、陆陆续续下山的人们。每当看见那一张张健康、愉悦的脸庞，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每天清晨，进入视野最多的是年长者。英雄山北侧的小广场上，人们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在做健身操、跳健身舞，还有那热烈奔放的新疆舞，让人感受到一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与忘情的青春活力。印象最深的，是昔日的“乡村俱乐部”门前，每

英雄山的早晨

天都有一支长长的队伍，随着“吸、吸、呼”的口令，在场地上兜着一个大大的圈子，慢慢悠悠，整齐划一，那种超然物外的氛围，吸引着路人驻足。松间柳下，飘逸的白发银须与刚柔相济的太极拳、太极剑共舞，一招一式，让你对生命与青春有了新的领悟。凛冽的寒风中，天上的星星也冻得躲躲闪闪，辨不清是在山林的哪个位置，激越的京胡声，伴着令人荡气回肠的“二黄导板”渗透入你的耳膜。很难想象，零下十多度的霜晨，即便是戴着厚厚的手套都不觉得暖和，那裸露的指与腕，是如何在两根弦上奏出如此美妙的音符？难道这仅仅是对京剧艺术的爱好与痴迷？

连续多年，曾经每天都会在英雄山遇见一位拄着拐杖的长者，口中念念有词，数着迈过的每一个台阶，向上攀登着。那坚毅的神情，似乎在证实自己是衰老和疾病的抗争者、健康与生命的主宰者。

在早晨的英雄山，我结识了这样一位老人。在当年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他和战友们冒死攻城，荣立赫赫战功。战斗结束后，他所在的“爆破敢死队”只剩下了他和七个战友，有十几个战友尸骨无存。他的身上至今还嵌着敌人的弹片。他告诉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就安葬在英雄山革命烈士墓地。后来，他又参加了渡江战役，胜

利后却没有回到江西老家，而是留在了这里。他说，要陪伴那些没有看见革命胜利，没有来得及享受幸福安宁的生活就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除了到外地出差，他每天都要来英雄山，到战友的墓前看一看，风雨无阻。我经常陪着他在一个个墓碑前流连，听他讲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战友们的故事。许多次，他在战友墓碑前絮絮叨叨，又像是自言自语，诉说着生活中的感怀。他每天除了锻炼身体，最常做的就是去战友的墓地拔草，捡拾陵区的垃圾。曾经满是伤病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强壮了起来。

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是济南市对英雄山烈士陵园的墓地重新修葺之后。时值2021年清明节，佩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手捧鲜花，列队向无名烈士墓敬礼。此时，老态龙钟的老人蹲在已经更换了新的墓碑、覆盖了花岗岩墓盖的战友墓前，老泪纵横：“兄弟啊，老哥走不动，可能再也来不了了啊……”

每一个听到老人这番话的人，无不慨叹落泪。

英雄山，一座洒满了英雄的鲜血、安放着先烈忠骨忠魂的山，永远铭记着国家和民族的昨天，见证着今天和明天，激励和启示着每一个谒拜者！

(本文作者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编审)